

書譜珍藏本「一九七四—一九九〇」

伍拾貳 一九八三・叁

書譜編委會編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雙月刊・第九卷／第三期（總五十二期）

譜

書

一九八三年 叁



草書專輯



\$10.

霽月光風在懷袖 白雲蒼雪共襟期

左光斗

霽月光風在懷袖

白雲蒼雪共襟期

左光斗

書譜 伍貳 目錄

每期專題：張旭、懷素草書

張旭與懷素

朱關田 8

僧懷素《論書帖》辨偽

徐邦達 14

公孫大娘劍器舞小考

胡濟滄 18

張旭懷素書迹著錄表

朱關田 20

草書名詞典故釋義

爾平 23

唐·懷素《聖母帖》釋文

27

碑帖精選

明拓《聖母帖》

28

唐·懷素《小草千文》

44

雅集

獻章書碑白馬庵

丁浩夫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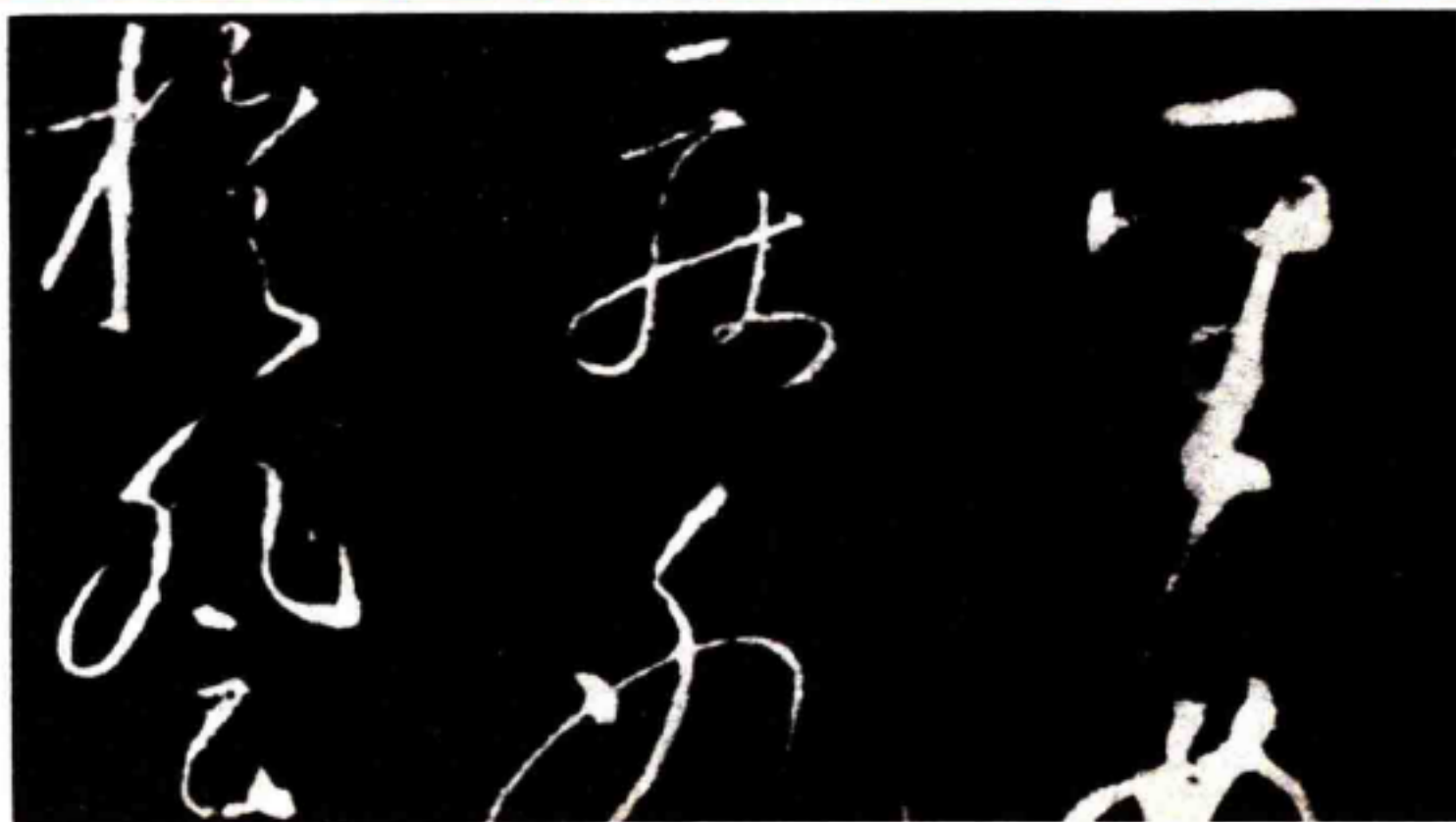
紹弼先生的草書

黃懷谷 5

讀友書法作品

李曲齋等 6

懷素·聖母帖



草書是最受人喜愛的書體之一。本刊創辦以來，已經編輯過多期介紹草書專輯。狂草創於張旭，繼之者有狂僧懷素，兩人的生平事蹟，皆富有浪漫的傳奇色彩。本刊特邀朱關田先生撰寫《張旭與懷素》一文，予以全面的介紹，並有一個張旭和懷素流傳作品的一覽表附後，方便讀者作進一步的研究。

狂草並非一味求「狂」。這一期刊登兩件作品，均為懷素所書：一件是明

書譜 伍貳 目錄

讀友篆刻作品

邱振中等 7

文房四寶

阮元赤壁硯山

可居 65

朱彝尊大耳碑

石翁 66

專欄與連載

唐碑百選

施舍 68

篆刻經典《三十五舉》圖釋(下)

馬國權 70

書壇動態

本刊輯 78

其它

過渡字體與書風

秦芳生 58

書法藝術的本質

黃簡 60

每期楹聯：左光斗

封面：清·孫億 三顧一遇圖卷(部份)

封面設計：蘇亮
一九八三年六月版

拓珍本《聖母帖》，寫得豐腴圓潤，與他的《自叙帖》完全不同，拓工極精，筆法纖毫畢現；另一件是《小草千字文》，氣韻寧靜安詳，又是一種境界。讀者若細細地品賞，自可懂得大家手筆，確是不同凡響。

本期介紹的阮元赤壁硯山和朱彝尊大耳硯，都是罕見的珍品，其作者聲譽之隆、構思之巧、製作之精，均屬一流。本刊「文房四寶」欄已有多種名品介紹，都是外間難得一見的珍藏，今後繼續有所刊出，以饗讀者。

下一期，將是名震清代書壇的何紹基專輯，承蒙本港和海外藏家的支持，有何氏的精品首次披露，敬請讀友予以留意。

出版：書譜出版社

香港灣仔道107-111號慶邦樓三樓A座
電話：五十七二六〇〇九

社長：梁披雲

編輯：本刊編委會

發行：利源書報社

九龍砵蘭街18號一樓A座
漢城分銷處：東軒筆房
漢城鍾路區公平洞九番地
電話：七二四一九五五

廣告總代理：璞寶公司

中國大陸廣告代理：

百樂貿易公司

台灣、韓國廣告代理：

瑞華行

Published by Shu Pu Publishing Co./2/F.,

Flat A, 107-111, Wanchai Road, Hong Kong

定價：零售每冊港幣十元

紹弼先生的草書

黃懷谷

省港澳的文化界人士中，特別是老輩，大都知道羊城南園的修紹弼先生。先生以詩稱，曾與鄭廣權先生合作編撰《近百年廣東名家詩選》。他又擅草書，但除了他兒女與晚年的門人及在穗二三知交之外，知者甚少。

紹弼先生暮年因病息影家園，與門人弟子烹茶論詩，並以

月夜風清
梅香更老
先生花開
早如傳
為梅個
海月自
如

研究書法為賞心樂事。

先生晚年經濟頗為拮据，從游弟子知道這種情況，便時常送些紙筆去。他在《學書不進有懷周盧二子》的五古中就有這麼兩句：「周生偏好我，時惠筆墨紙。」足可為此事佐證。

先生的書法，年青時代師黃道周，兼及章草，他為陳寂園先生題「枕秋閣」額匾，就是黃的筆意。到了晚年，他又搜羅了鍾、張、二王、懷素的法帖，日夕用功。他去世前的三兩年間，書法已臻妙境。他曾對人說，他的書法不是書法家的字，是詩人的草書。「盧子獨具眼，謂我無時氣。」這是別人對他書法的觀感，也是他對自己書法的鑒定。現在我們看他的遺墨，確是剛勁揮灑而不流於俗，字挾風霜而不入於怪。看其字，可想見其胸襟，更可想見其為人。他提倡：字字挾風霜，觸目知忠義。又說：學書不學人，始終不成器。於此可見，他是如何地注重品質。

先生有學書絕句八首，頗可表達他學書的觀點：南帖北碑各異門，尊碑抑帖究何因？少時錯踏包康路，只為趨奇欲上人。

書以人傳品質先，清臣書法冠唐賢。如何趙氏成風尚，文董邢唐務比看。

忠端風節老彌堅，翰墨流傳豈偶然，不因王家新派下，羣鴻戲海鶴遊天。

明末詩風逐世遷，遺民筆致最昂然。傅山詩卷光芒在，想見行吟皆決穿。

老輩憐才意不虛，朱欄白紙字如珠。祖先遺業全灰燼，賸有中堂沈氏書。

顏筋柳骨趙豐神，力使毫端變化新。鎮海樓頭尋榜字，人生興廢亦關文。

學書學晉得其肉，只有諸城不礙肥。何似顛園精味足，空中花片自流微。

老來法帖不停揮，堂室鍾張路不迷。知己淪亡朋友散，書成聊寫自家詩。

紹弼先生已作古十年了，只剩下少量書籍及手稿而已，他應古典文學出版社之約為《楚辭選》一書作注釋的工作也未能完成。門下弟子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，集資用油墨印製《臘齋詞》一卷，集先生晚年所填的數十首詞，分贈先生生前友好，以作紀念。

張旭

與

懷素

朱關田



《帖筍苦》素懷

唐代開元、天寶年間（公元七一三年——七五六年）書法藝術隨着封建經濟的高度發展和文學藝術的日益繁榮，新境大開，真、草、隸、篆、行諸種書體，流派紛呈，書家林立，組成博大清新、輝煌燦爛的壯麗景象，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全盛時期。

自魏晉以至陳隋，書法以真、行、草為主流。在唐代，行草書經唐主李世民君臣倡導，王羲之書法視為華夏正宗，且摹勒入碑，功用日廣，摹習之人，幾及荒遐。當時行草書家。人材濟濟，然守法嚴謹，未能超越晉宋格局。至張旭一出，始為宏逸，肥勁雄放，突破前人藩籬。其後懷素繼起，瘦利怒張，別出新致，使「今草」演為「大草」，走向波瀾壯闊、恢宏博大的嶄新的藝術境界。唐人李舟云：「昔張長史之作也，時人謂之張顛；今懷素之為也，余實謂之狂僧，以狂繼顛，誰曰不可？」（懷素《自叙》引，宋朱長文《續書斷》誤作顏真卿）後之論書者，以「張顛素狂」並稱，推為中國草書藝術的代表。

張旭，字伯高，吳郡吳（今江蘇吳縣）人。排行第九，或謂張九。初為常熟尉，後官至左率府長史，世稱張長史。他是開元天寶年間的著名詩人，文詞俊秀，才氣橫溢，與賀知章、包融、張若虛以詩文馳名天下。四人又俱係吳越之士（賀知章、會稽；包融、潤州；張若虛、揚州），開元期間有「吳中四俊」、「吳中四傑」、「吳中四士」之稱。四人之中，張、賀並擅七絕，張旭尤以清新俊逸為長。存世詩六首，《清溪泛舟》的薄暮勞歌，清溪濯月；《春遊值雨》的江上烟雲，清尊春雨；《春草》的落陽離居，邊城春草；《柳》的拂地烟柳，綿綿春思；《山行留客》的雲霧深處，山色春輝，無不精思獨悟，意境清遠，極描繪風物之能事。

至於名作《桃花谿》：「隱隱飛橋隔野烟，石磯西畔問漁船。桃花盡日隨流水，洞在清溪何處邊？」其桃花流水，漁船問答，更是意趣盎然，使人諷誦不已。

「吳中四士」風流清高，狂逸曠達，其中尤以賀知章、張旭為甚，他兩人與汝陽王璣、左相李適之、崔宗之、蘇晉、李白、焦遂結為「酒中八仙」，時在開元後期至天寶初年之間。他們在長安的酒肆華樓之上，長幼貴賤結集在一起，縱飲豪歌，吟詩作書。天寶十五年杜甫曾作《飲中八仙歌》稱述之。賀知章不僅為張旭詩友，且為書伴。宋施宿《會稽志》引《金壺記》云：「賀知章嘗與張旭游於人間，凡見人家廳館好牆壁及屏障，忽忘機興發，落筆數行如蟲篆鳥飛，雖古之張（芝）、索（靖）不如也。」

豪邁之士，其交往必廣，結納亦多。張旭除上引詩友酒侶之外，見諸史料者尚有高適、李頎、顏真卿諸人。開元二十四年（公元七三六年），三十七歲的高適，徵詣長安應制科試，落第之後，曾逗留京都，並拜晤長史張旭，有《醉後贈張九旭》詩相遞唱和。當時，李頎進士及第，授職新鄉尉，走馬上任之前，亦與張旭交游。其《贈張旭》詩，極言張旭生平秉性，淋漓盡致，詩云：

「張公性嗜酒，豁達無所營，時常窮草隸，時稱太湖精。露頂據胡床，長叫三五聲，興來灑素壁，揮筆如流星。下舍風蕭條，寒草滿戶庭，問家何所有？『生事如浮萍！』左手持蟹螯，右手執丹經，瞪目視霄漢，不知醉與醒。諸賓且方坐，旭日臨東城，荷葉裏江魚，白鰓貯香甌。微祿心不屑，放神於八紘，時人不識者，即是安期生。」

欽定重刻淳化閣帖第十

唐人及無名氏法帖

唐左率府長史吳郡張旭書

舊列卷五第十

六但標名今移增舊
二帖今歸入張芝四帖

足下晚復不知疾

之必如子之在



痛如刀割極其
難比上下不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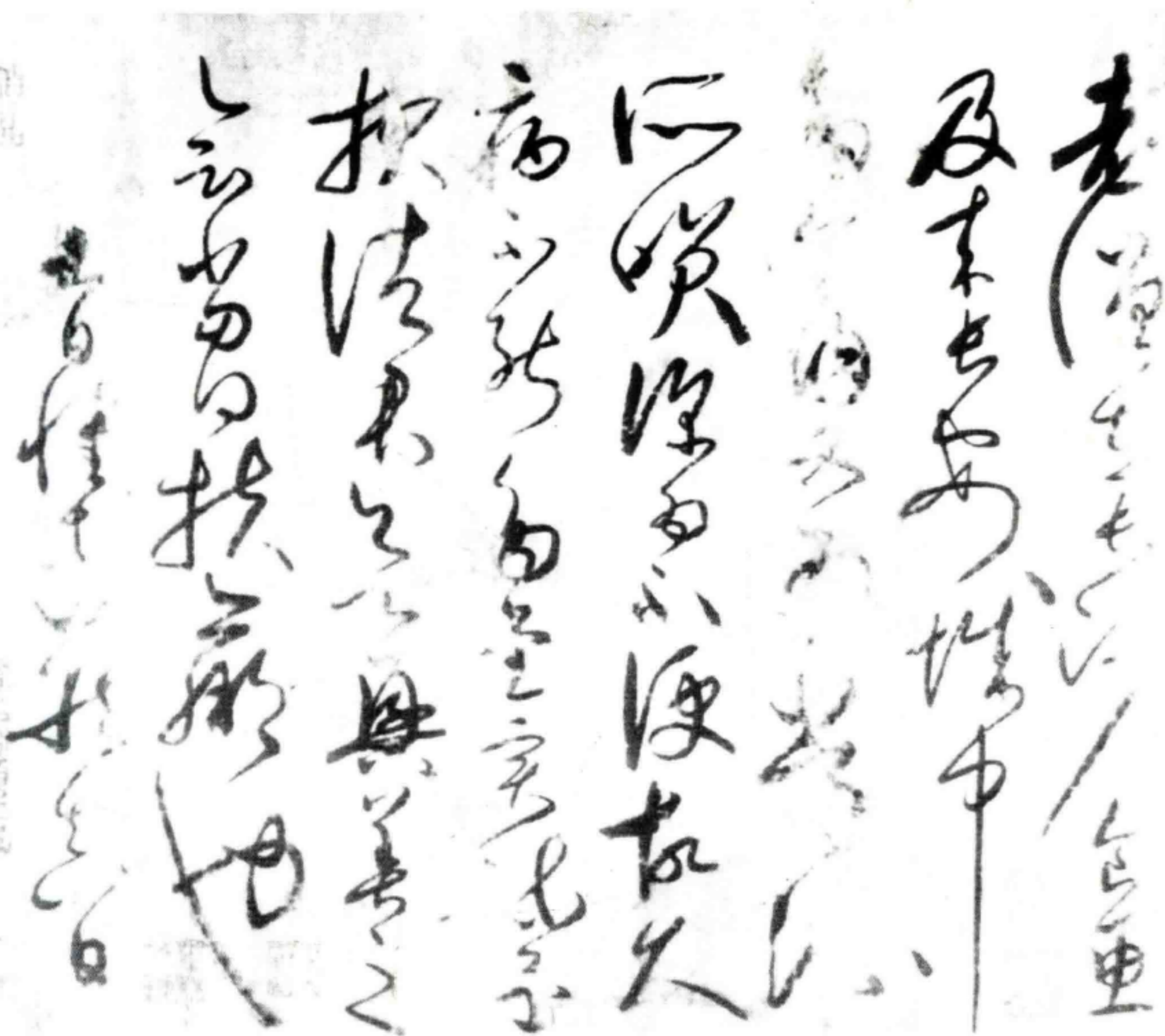
得與耶

必曰友好

其中「露頂據胡床，長叫三五聲。興來灑素壁，揮筆如流星」，與杜甫《飲中八仙歌》所描寫的「張旭三杯草聖傳，脫帽露頂王公前，揮毫落紙如雲烟」一致。其「脫帽露頂」，極摹醉後豪放之狀；「落紙雲烟」，揮筆流星，又盡喻其得意疾書之興。兩詩參閱，其記述應並無誇飾。天寶初年（公元七四二年）三十四歲的顏真卿舉文詞秀逸科，由校書郎改任醴泉尉，曾特詣東洛，謁見張旭，問以筆法。其後，顏真卿作《懷素上人草書歌序》回憶當時情境，感慨地寫道：「某早歲嘗接游居，屢蒙激勸，告以筆法」。懷素《藏真帖》亦稱：「近於洛下偶逢顏尚書真卿，自云頗傳長史筆法」。後之論書者則以此而定顏真卿為張旭傳人。

天寶十五年（公元七五六年），張旭避安祿山之亂出奔深陽，與故人李白邂逅相逢。兩人在深陽酒樓宴歌作樂，傾心極意。李白有《猛虎行》誌其事。以旭嘗為常熟尉，喻之為沛中豪吏，云：「楚人每道張旭奇，心藏風雲世莫知。三吳邦伯皆顧盼，四海雄俠兩追隨。蕭曹曾作沛中吏，攀龍附鳳當有時。」是時安史之亂方起，賊勢乍熾，國家正處於「秦人半作燕地囚，胡馬翻銜洛陽草」的嚴重時刻，李白懷長策而見棄當時，雖書劍蕭條，寄壯心於六博，意志並不毀墮，因而也見賞張旭胸藏風雲，知其必有遇合之時，故作歌以讚美之。張旭酒逢知己，盡吐胸中風雲，可見其器識不凡。這種慷慨激昂、欲有一番作為的氣慨，與他平日「牀頭一壺酒，能有幾回眠」（高適詩）的行徑判若兩人。細究其實，不無原由。開元末年，李林甫擅權，妒嫉賢能，阻塞言路，排斥異己，尤忌文學之士，凡稍具骨氣者，無不受其暗算。其時文士多飲酒求醉，豪蕩狂逸，故作清高，以避禍害。張旭出身進士，文名高天下，且滿腹經綸，自有一般封建士大夫所具有的「治國平天下」的政治抱負。而栖遲卑冗，久不見擢擢知用。職僅至長史，位不過六品，故耽酒清

唐懷素草書



狂，隱痛所在，自可識知。韓愈《送高閑上人序》寫張旭「善草書，不治他技。喜怒窘窮，憂悲、愉佚、怨恨、思慕、酣醉、無聊、不平，有動於心，必於草書焉發之。觀於物，見山水崖谷，鳥獸蟲魚，草木之花實，日月列星，風雨水火，雷霆霹靂，歌舞戰鬪，天地事物之變，可喜可愕，一寓於書。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，不可端倪。」不僅稱述張旭師法自然、抒發性靈的專精藝術，也歌頌了張旭貧賤不屈、悠然自得的清鑒風尚。張旭身處盛世，心藏風雲，而縱酒顛逸，不求聞達，壯猷偉氣，一寓於書，深為世人所重。寶泉《述書賦》稱其：「酒酣不羈，逸軌神澄。回眸而壁無全粉，揮筆而氣有餘興。若遺能於學知，遂獨荷其顯稱。雖宜官（師宜官）售酒，子敬（王獻之）揮帚，遐想邈觀，莫能假手。拘素屏及黃卷，則多勝而寡負。猶莊周之寓言，於以政乎何有。」不獨稱其書為古人所不及，亦惜其而見棄於當時。至元和年間，張旭書名更為隆盛，李肇《國史補》卷上云：「後輩言筆札者，歐（陽詢），虞（世南），褚（遂良），薛（稷），或有異論；至張長史，無閒言矣。」唐文宗李昂甚至將他的草書與李白詩歌、裴旻劍舞，詔稱為有唐「三絕」。

二

懷素字藏真，永州零陵（今湖南零陵）人。

唐「大曆十才子」詩人錢起的外甥。自幼出家，經禪之餘，從事藝文，早年即以草書飲譽家鄉。李白《草書歌行》說當時「湖南七郡凡幾家，家家屏障書題遍」。懷素身為沙門，却食魚吃肉，且交結名流，干謁公卿，儼然如同士大夫。乾元年間（公元七五八年——七六零年）以草書技藝與當時名士永州司戶盧象、永州太守王邕、湖南留後戴叔倫、御史許瑤、寶泉以及豪紳朱遙、魯收相交遊。諸名士愛其草書放逸，

並有歌行稱頌之。其中盧象才名聲隆一時，常與王維、崔顥、韋陟等人唱和游處。是時因脅從安祿山，由司膳員外郎謫守永州司戶，或謂韋陟得懷素札翰即其所薦引。韋陟時任吏部尚書（懷素《自叙》蘇舜欽補書，李東陽題署本誤為侍郎），以「郇公五雲體」蜚聲京華。陸羽《懷素別傳》記：「吏部尚書韋公陟，見而賞之，曰：『此沙門札翰，當振宇宙大名。』」

激賞如是，可謂甚矣。然終未一見，僅為神交。故顏真卿《懷素上人草書歌序》惟言「睹其筆力，勗其有成」而已。戴叔倫乃大曆年間著名才士，不僅古近體詩名高一時，其書法亦獨冠書壇，深為後人推許。宋董道《廣川書跋》稱其《撫州六詠》：「筆畫疏瘦，婉麗勁疾，不在唐諸子下。」寶泉是時為侍御史，為唐代著名書法理論家。其兄蒙稱其「翰墨則張（芝）、王（羲之）；文章凌班（固）、（司）馬（遷）。詞藻雄瞻，草隸精深。」（寶蒙《語例字格序》）懷素所交游者就是這樣一些書法名家。

乾元二年（公元七五九年）李白在長流夜郎途中遇赦放還，八月至零陵，曾與懷素過從。因愛其草書「不師古」，而作《草書歌行》推獎之。

大曆初年，懷素離鄉客居長沙，有詩人蘇渙引為知己。這位為杜甫「傾倒備致」、「不交州府之客」的「靜者」，有《贈零陵僧兼送徐廣州》詩記懷素當時行徑，云：「今日華堂看灑落，四座喧呼嘆佳作。回首邀余賦一章，欲令羨價齊鍾（繇）、張（芝）。琅誦□句三百字，何似醉僧顛復狂？忽然告我遊南溟，言祈亞相求大名。亞相書翰凌獻之（王獻之），見君絕意必深知。南中紙價當日貴，只恐貪泉成墨池。」亞相即書家徐浩，是時任廣州刺史。《新唐書》卷六《代宗紀》：大曆二年四月「以工部侍郎徐浩為廣州刺史，嶺南節度觀察使」。三年十月「以京兆尹李勉為廣州刺史，充嶺南

節度使」。是知懷素南游廣州，投奔徐浩，時在大曆二年四月至大曆三年十月之間（公元七六七年——公元七六八年）。史不載懷素、徐浩交結事，無從探索詳情，其間書藝交流不得而知，當是件憾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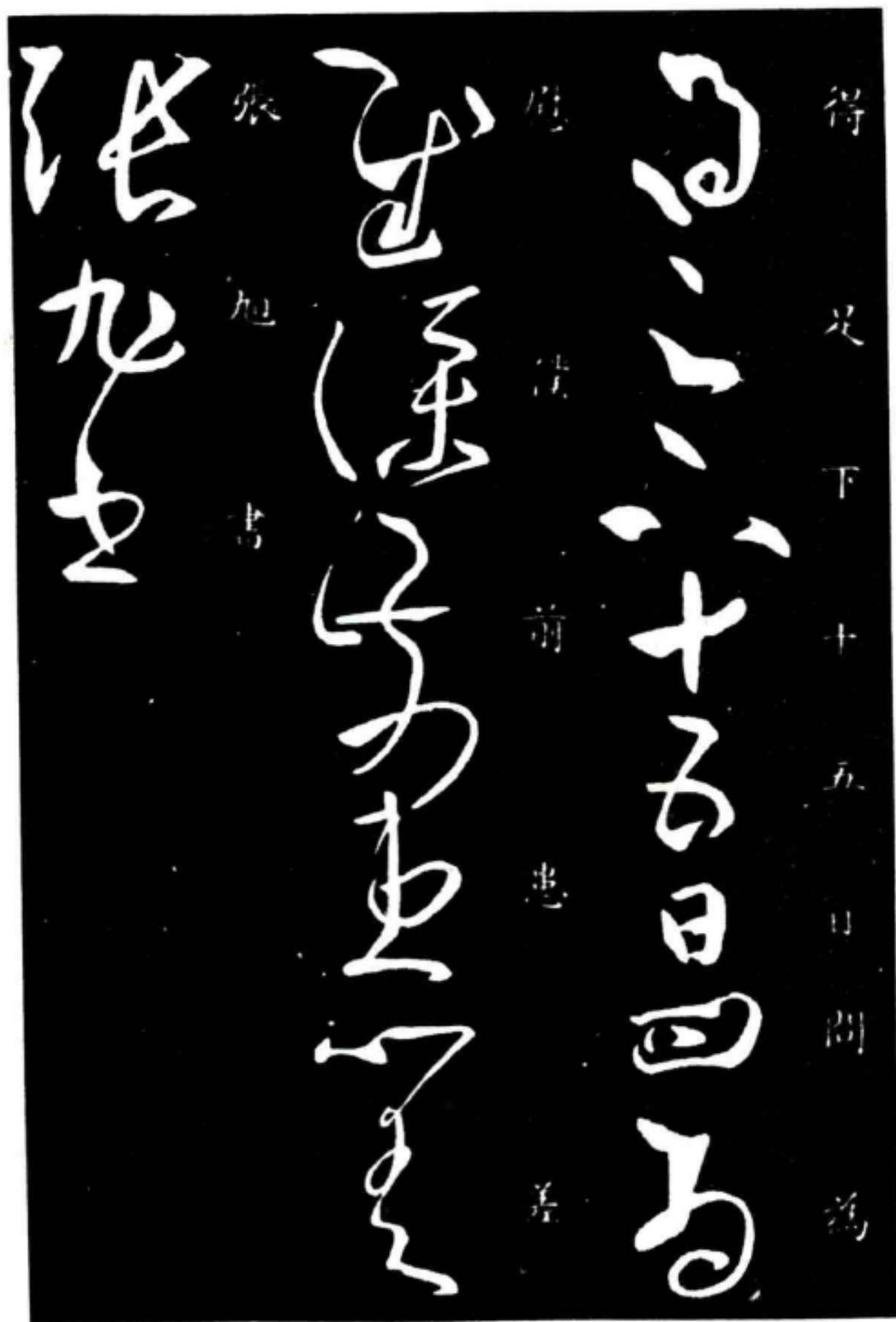
其後，懷素懷書北上，西游上國，途經岳州時與詩人馬雲奇相遇。馬雲奇《懷素師草書歌》記述甚詳。其云：

「懷素才年三十餘，不出湖南學草書。大誇羲、獻將齊德，切比鍾繇也不如。嗚呼聞梨名蓋代，隱秀（寺）於今墨池在。賀老遠聞怯後生，張顥不敢稱先輩。一昨江南投亞相，盡日華堂書草陣。含毫勢若斬蛟龍，握管還同斷犀象。興來索筆縱橫掃，滿座詞人皆道好。一點三峯巨石懸，長畫萬歲枯松倒。叫喊忙忙禮不拘，萬字千行意轉殊。紫塞傍窺鴻雁翼，金盤亂撒水精珠。」

直為功成歲月多，青草湖中起墨波。醉來只愛山翁酒，書了寧論道士鶴。醒前猶自記華章，醉後無論銷與堵。眼看筆掉頭還掉，只見文狂心不狂。自倚能書堪入貢，一盞一回捻筆弄。壁上鸞鴦風雨飛，行間屹屹龍蛇動。在身文翰兩相宜，還如明鏡對西施。三秋月淡清江水，二月花開綠樹枝。聞道懷書西入秦，客中相送轉相親。君王必是收狂客，寄語江潭一路人。」

（敦煌古寫本百二五五五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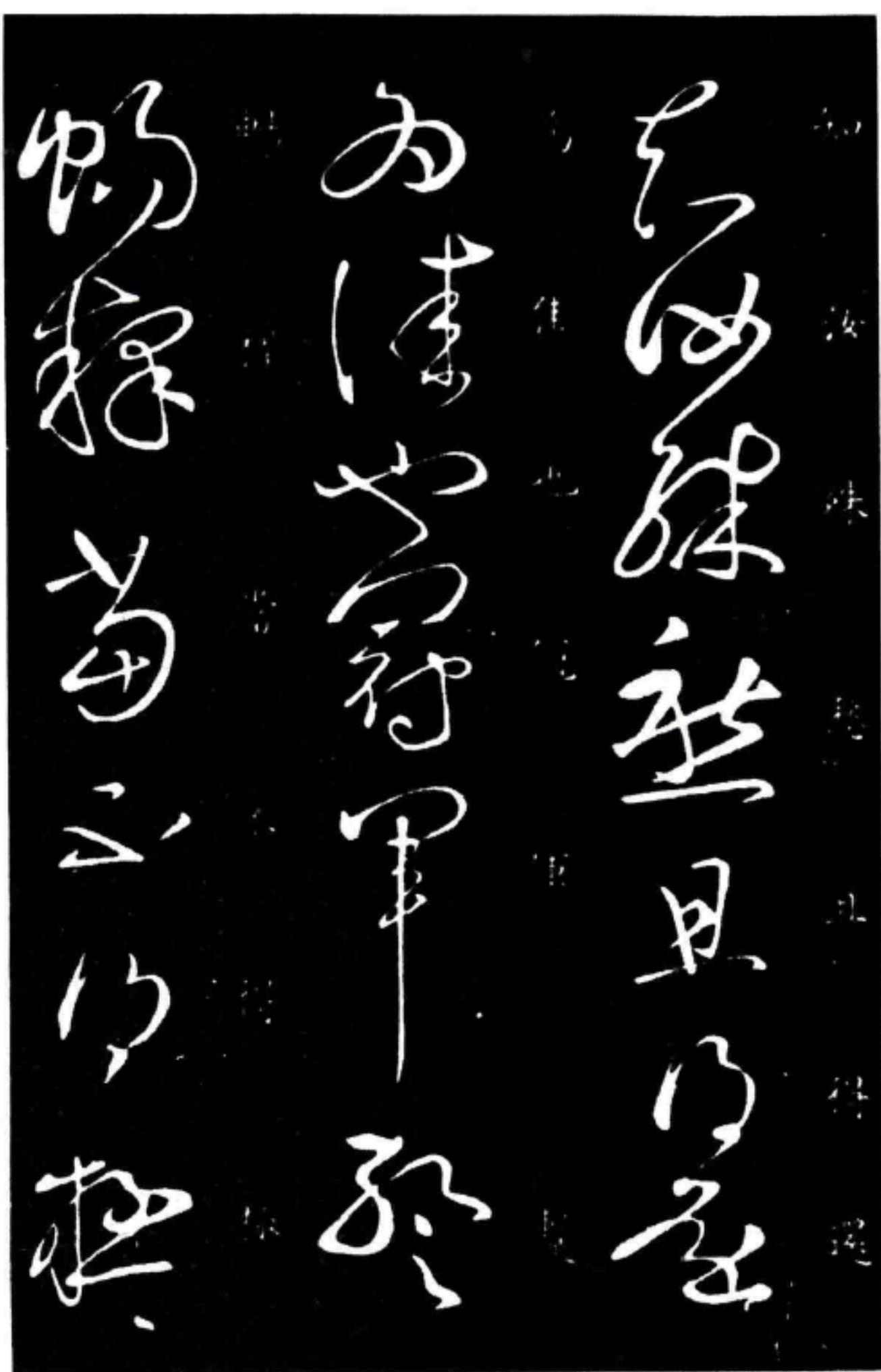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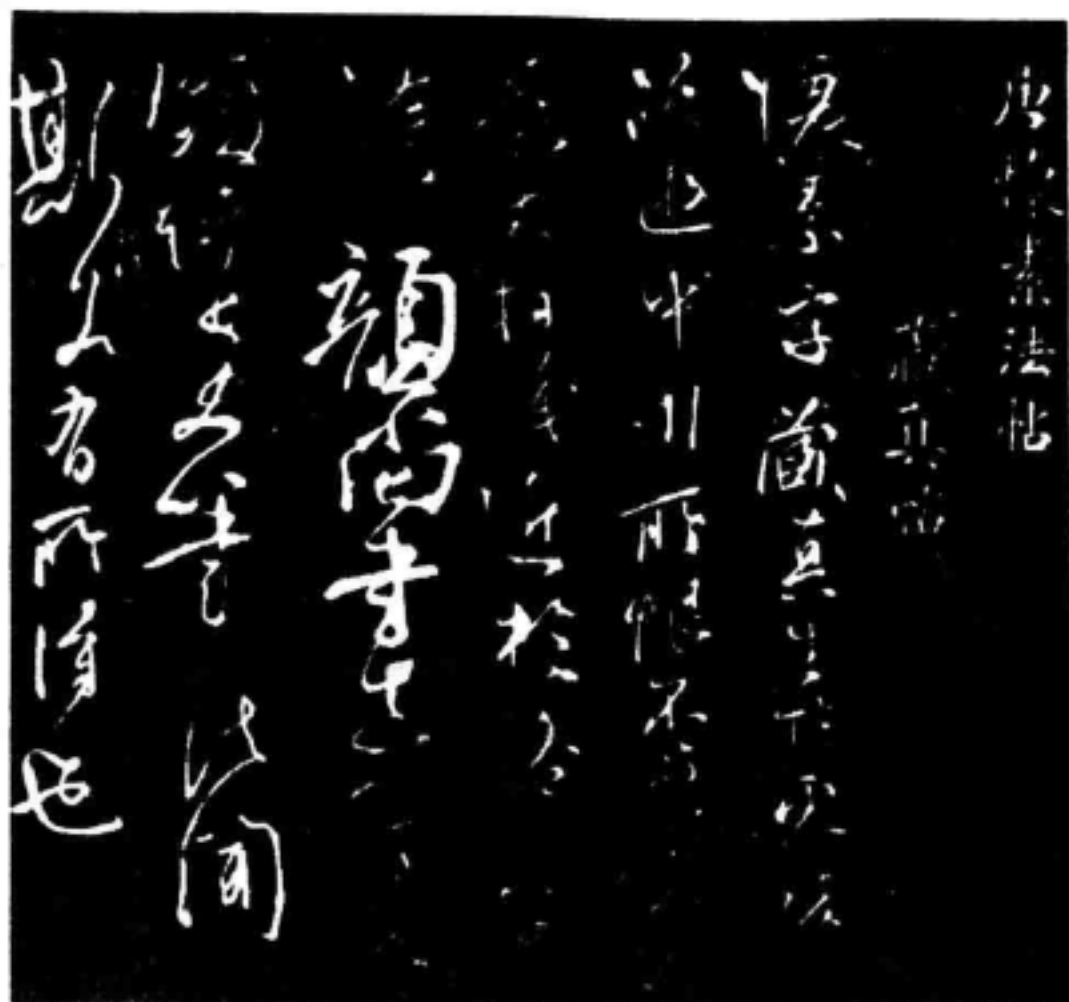
懷素既為少年浮屠，自當遁入空門，而其不甘寂寞，亦無心成佛。他無視《釋氏律》「佛許學書，但不得工而廢道」的法規，不談經，不參禪，銳意草書，奔走朱門，碌碌於名利場中。其後懷書入秦，江潭一路，謁見當代權貴，泛交各地名流，誠如蘇渙、馬雲奇所言，藉佞佛風尚之熾熱，草書伎藝之熟練，「朝騎王公



張旭《帖日五十》

《帖真藏》素懷

《帖軍冠》旭張



唐懷素法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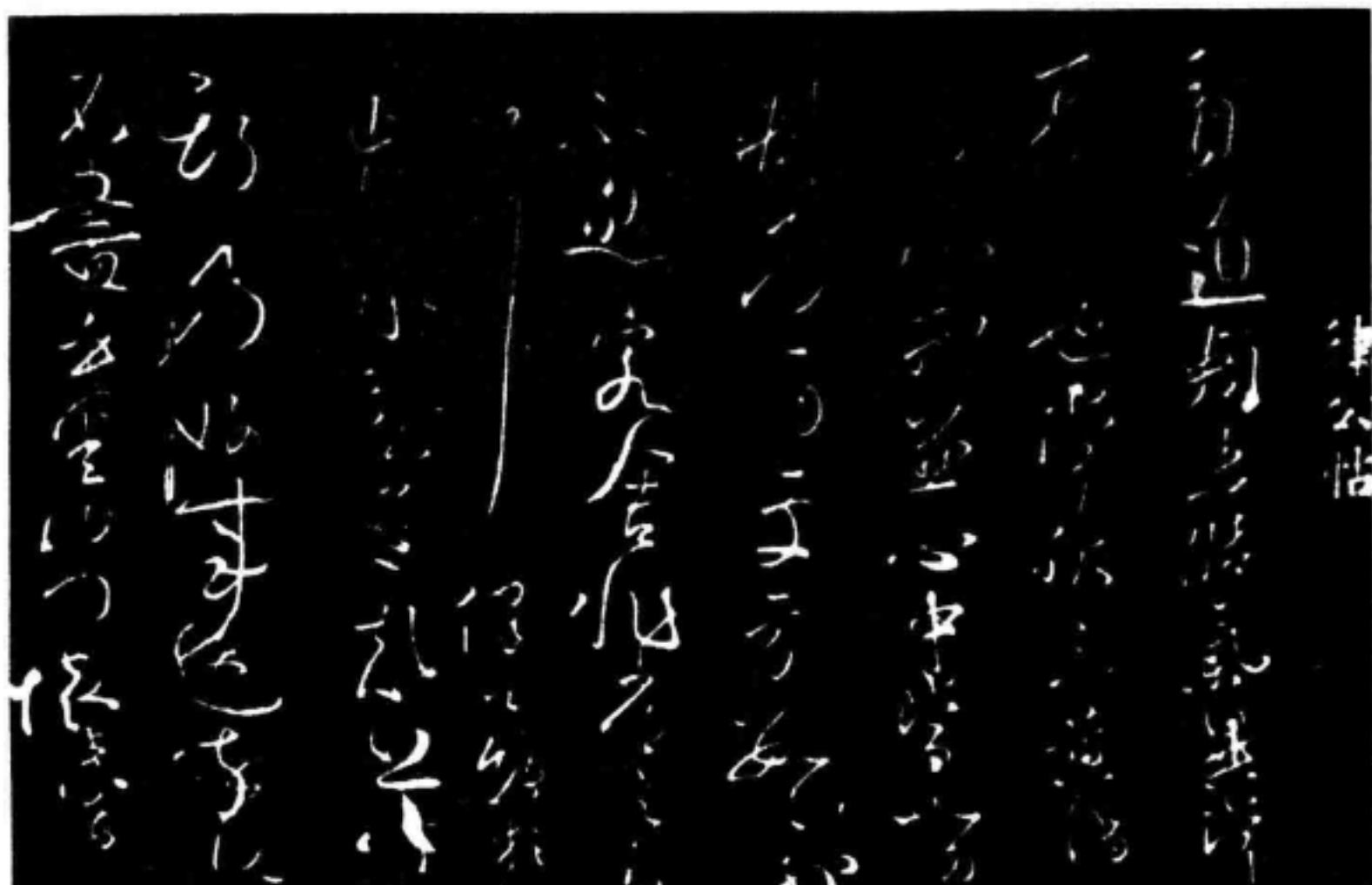
真藏

大人馬，暮宿王公大人家」（任華語）。且收集當時稱映歌行（王琦引《一統志》稱贈歌者三十七人），委托顏真卿為之序，未免有攀援借重之意。人品如此，深為淳厚之士所輕，「行路談君口不容，滿堂觀者空絕倒。所恨時人多笑聲，唯知賤實翻貴名」（魯收語）。「德成而上，藝成而下」，儒者直以奴僕相識（見劉有定《衍極注》所引蔡君謨「長史筆勢其妙入神，豈俗物可近哉？懷素處其側，直有奴僕之態」云云）。

然而，懷素「獨任天機催格律」（寶泉語），

「志在新奇無定則」（許遙語），酣醉作書，發揮浪漫主義誇張的藝術手段，在「學書得法，作字得體，輕重得宜」（庾元威語）的時俗之中，獨辟蹊徑，「妙絕當動鬼神泣，崔（瑗）、蔡（邕）幽魂更心死」（朱遙語），得免惡名，

懷素《律公帖》



且為通融之士所啓重。大曆七年閏三月（公元七七二年）顏真卿罷撫州刺史事，九月至洛陽相逢懷素，相與談論書藝，甚為契合。書法史上引為妙喻的所謂「夏雲多奇峯」、「飛鳥出林，驚蛇入草」，「壁坼之路，一一自然」、「屋漏痕」以及鄒形所引張旭「孤蓬自振，驚沙坐飛」之語，皆出是時。其年十一月，顏真卿赴任湖州，臨行為懷素作序，其云：「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，超絕古今，而楷法精詳，特為真正。某早歲嘗接游居，屢蒙激勸，告以筆法。資質劣弱，又嬰物務，不能懇習，迄用無成。追思一言，何可復得。忽見師作縱橫不羣，迅疾駭人，若還舊觀。向使師得親承善誘，亟

楫規模，則入室之賓，舍子奚適。」

從文意來看，顏真卿一方面肯定了懷素的成就，另一方面又指出他比之張旭，未能「楷法精詳」，二者雖為前後師承關係，造詣還有高下之分。

三

董道《廣川書跋》卷八云：「書法相傳至張顛，後則魯公（顏真卿）得盡於楷，懷素得盡於草。故魯公謂以狂繼顛，正以師承源流而論之也……昔魯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，素於張旭吾知出此。」是以形質而論，未免隔膜。細究其實，懷素筆法出自魯公。陸羽《懷素別傳》記當時洛下論書，有「素曰：『吾觀夏雲多奇峯，輒常師之，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，驚蛇入草。又遇坵壁之路，一一自然。』真卿云：『何如屋漏痕？』素起，握公手曰：『得之矣。』」云云。陸羽為魯公門客，是為懷素立傳，所說當為不誣。「真以點劃為形質，使轉為情性；草以點劃為情性，使轉為形質。草乖使轉，不能成字；真虧點畫，猶可記文。」（孫過庭《書譜》語）懷素專謹草書，深為魯公嘆息。雖經傳授張旭筆法，「聞斯八法，若有所得」（懷素《藏真帖》），然終非「親承善誘」，為入室之賓。

衆所周知，張旭《郎官石記序》規矩平實，不在初唐諸家楷書之下。董道《廣川書跋》卷七評其書，稱其「隱約深嚴，筋脈結密，毫髮不失」，王鏊《海山仙館摹古法帖》題識云：「張長史，人知其草聖之神逸也，孰知楷法之嚴整如此。東坡謂：『自古未有不善正書而工於草者。』山谷謂：『《郎官廳壁記》，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。』故草聖度越諸家，無轍迹可尋。」唐人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亦記其曾見張旭小楷《樂毅論》嚴謹如虞、褚之輩。韓方明《授筆要說》則稱：楷書「至張旭始弘

八法，次演五勢，更備九用，則萬字無不該於此，墨道之妙，無不由之以成也。」推崇如是，可知張旭不獨草書雄逸絕倫，其楷法亦簡遠精妙，並為世人所重。魯公為懷素草書歌行作序，獨稱張旭「楷法精詳，特為真正」，當寓深意。

至於張旭草書，黃庭堅《山谷題跋》稱：「予嘗於楊次公家見長史行草三帖，與王子敬不甚相遠。蓋其姿性顛逸，故謂之張顛。然其書極端正，字字入古法。」綜觀《淳化閣帖》所收張旭《晚復》、《十五日》，以及舊誤張芝，為米芾、黃伯思考定為旭書之《欲歸》、《二月八日》諸帖，不失二王規模，虞（世南）、陸（柬之）風韻，是與《郎官石記序》有類似之處。或謂《郎官石記序》由褚遂良上溯王獻之者，為「唐人問津晉法之正路」（翁方綱語），草書亦然。而懷素佳迹，諸如《藏真》、《苦筍》、《論書》、《食魚》、《律公》諸帖，雖不失法度，誠如任華歌行「或逢花箋與絹素，凝神執筆守恒度」，其瘦勁峻拔，力沉怒張，則已多見顏真卿圓鋒凝重筆意，且結字行款縱放連綿近似魯公而甚於張旭。故元鄭杓《衍極》云：「魯公之書，懷素喜而有得，似不在語言，文字之宜乎？」可謂知言。

總而言之，在中國書法史上，張旭寫形類物，寓以智巧，見担夫爭道，聞鼓吹，觀舞劍而悟筆法，使草書始為宏逸，而啓開李唐門戶；懷素練書蕉葉，穿板盤，起筆塚以至「棄百事而以學書為業，至於老而窮年，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」（歐陽修《六一題跋》），是張揚旗幟，擴充門庭，終於引出高閑、亞棲以至黃庭堅、祝允明等宋元明諸家，形成古典浪漫主義藝術流派，起到了承前啓後的作用。以儒家倫理視旭、素人品，是有高下處分。但以書法推陳出新之功績而言，則當並為千秋佳迹，書林名品，不可偏廢。或以顛、狂而論旭、素，以狂蹶險怪之書歸之，則不識其人也。

素公草書超妙自得筆老而意新
在當時已為獨步雖散流人間甚盛
然自唐迄今二百餘年士大夫家所藏
罕有完者而此帖首尾皆具尤可珍也
宣和甲辰七月中濟竹西吳詰書

東坡先生評藏真書云此公能自舉
觀者不以為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為
人僅蕩平不末工所以能工如此如沒人標
丹無意於濟否是以遺却乃愛而舉之
自若此於有道者耶今觀此帖有食
食肉之語蓋懷蕩者也至於行筆
道勁如屋漏如屋鐵非工其能如是乎

僧懷素《論書帖》辨僞

徐邦達

《論書帖》（局部）

可深感其自風疾上
來之一來上家乃成其
為其自來上其法其心
其心其法其心其法其心
其心其法其心其法其心

傳世有所謂唐僧懷素草書《論書帖》一卷，紙本，縱二十八點六厘米，橫四十點五厘米，共草書九行，帖文云：

「爲其山不高，地亦無靈；爲其泉不深，水亦不清；爲其書不精，亦無名。後來足可深誡（弘曆釋「感」）。藏真自風廢，近來已四歲；近蒙薄減，今亦爲其顯遠，全勝往年。所顯形貌異，不知從何而來，常自不知耳。昨奉二謝書問，知山中事有也。」

後宋譚紙末明項元汴小篆記語：「宋徽宗御書金鑑唐僧懷素行書《論書帖》真跡神品珍秘。明墨林山人項元汴真賞子孫保之」二行。又清高宗弘曆釋文。帖前宋黃絹隔水，前右有「御書」胡蘆半印，左有雙龍圓印，「宣和」連珠印與本帖騎縫。帖上有古印一，鈐第四行上方，文難辨；左上「政和」印，下「宣和」印，與後黃絹隔水騎縫。後絹上有「政和」連珠印，與後譚紙騎縫；又「紹興」連珠印。譚紙中間有「內府圖書之印」一大印，（按宣和七璽基本上全——只缺最前胡蘆印半方），又「秋壑圖書」印（以上皆宋印）。又本帖爲人加鈐「御書」胡蘆、「政和」二偽印，不知何故。前後又有明項元汴諸印，清高士奇「靜寄軒圖書印」一印，高岱印。又清內府諸印，不詳錄。後又有明代綾隔水，無一印記。

又另紙元張晏跋云：

「藏真書多見□五十幅，亦皆唐僧所臨，而罕有真跡。一二知書者，謂此幅最老爛，因錦囊秘藏之。延祐元年十一月朔日，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張晏珍玩。」

下鈐朱文「張氏蓬山珍賞」一印。又趙孟頫跋云：

「懷素書所以妙者，雖率意顛逸，千變萬化，終不離魏晉法度故也。後人作草，皆隨俗纖繞，不合故法，不識者以爲奇，不滿識者一笑。此卷是素師肺腑中流出，尋常所見，皆不能及之。延祐五年十月廿三日爲彥清（其人考見注②）書。翰

林學士承旨、榮祿大夫、知制誥、兼修國史趙孟頫書。」

下鈐朱文「趙子昂氏」一印。跋紙上有張氏「家傳」（全文應爲「端本家傳」），又「彥清」二半印；又項篤壽，子長四印。又「曠菴」印，項元汴二印。又接紙項元汴跋云：

「（前論懷素書法及小傳，不錄）此《論書》一帖出規入矩，絕狂怪之形，要其合作處，若契二王，無一筆無來源，不知其肘下有神，皆以狂稱之，殆亦非心會者。予昔購《自叙帖》，雖行草不倫，其筆法與此帖一同，但有肥瘦之異，正不解正草各有態，執而論書，鮮不失矣。汴也何幸，親此奇觀千百載之下。吾謂君子有三樂，此帖與存焉。後人其寶之。墨林項元汴在雙樹墩題。」又鈐印四方。

按此帖曾見於宋《宣和書譜》卷下，清《平生壯觀》卷一，《江邨銷夏錄》卷三，《江邨書畫目》、《墨緣彙觀》法書卷上，《石渠寶笈初編》卷一三著錄。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。《平生》云：

「《論書帖》畫花白綾，九行，八十餘字。『宣和』收藏璽印。全法右軍。項墨林跋。又見趙孟頫、張晏二長跋，乃係此帖跋語真跡，不知何時遺失，今得收錄於後幸甚。此早年書。」

《江邨銷夏錄》云：

「唐僧懷素《論書》卷，紙本，高八寸餘，長一尺一寸八分。前有『宣和』、『政和』、『雙龍』諸小璽，『御書』數印。後有『宣和』、『政和』、『紹興』四小璽，項氏收藏。」

下錄帖文，基本上同於所見之本，只「薄減」作「蕩減」，「詭」字缺，「昨」字亦缺（《石渠》本不缺）。「書問」作「書聞」。後只錄明項元汴一跋，其首一段文句和今見本也小有出入——自「此論書一帖」句下，「心會」作「會心」，「正草」作「春草」（不通），「千百載」下少一「之」字，其餘均同。後無張晏、趙孟頫二跋。按字句的參差，可能爲抄刊之異。

《江邨書畫目》永存秘玩上上神品，字一號，中記云：

「唐釋懷素《論書帖》一卷。後有趙跋，永藏，真跡神品。」

按此多記一趙跋，但仍缺張晏跋。

《墨緣》云：

「《論書帖》卷，粉花白紙本，光潤可愛。草書九行，字字規法右軍，不作縱橫之勢。宣和七璽全備。前黃絹隔水金書標題已缺；後黃綾（應爲「絹」字之訛）隔水有「紹興」連珠小璽後紙押「內府圖書之印」及「秋壑圖書」。卷尾項墨林小篆書兩行，後有張晏、趙孟頫一跋，又項墨林一跋。」

《石初》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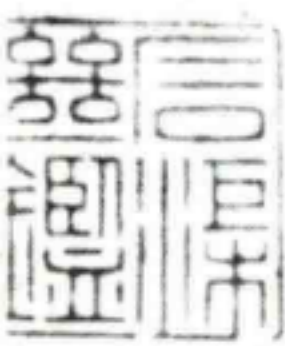
「上等元一。」所錄與今本全合。

此帖結字仿學王羲之，用筆軟熟滯嫩（工具亦較軟——兼毫），上下字牽絲處極不自然，但亦非勾摹之本，其藝術水平較低，若與懷素它書《苦筍帖》真跡以及唐摹本《食魚帖》相比，字形筆法，毫無相通之處，且唐人書多用硬筆，二帖均可爲證。顧復《平生壯觀》中說它是「早年之作」，但帖中有「藏真自風廢」之說，似乎應當是晚歲了（《自叙》書於大曆中，還不是太晚，但叙中並沒有談到「風廢」等情）。顧氏更無確實證據提出，可知此語是屬於想像的。論其文句，和《自叙》的筆詞也全不一致。前段「爲其山不高」云云，是用劉禹錫《陋室銘》中語，中間「顯形詭異」，不知從何而來，「常自不知耳」，是用《自叙》中語而略爲改變一些；末句稱「奉二謝書詞」云云，又是襲用王羲之帖中語，如王書《袁生帖》首句云：「得袁、二謝書」；又《二謝帖》首句：「二謝書云」，所云「二謝」，是指謝奕、謝安等人。雖則《宣和書譜》中還有懷素《二謝帖》、《二謝等帖》、《奉二謝帖》，我以爲可能都是與此帖類似的偽本。總之此帖不合事理之處有如上述，其非懷素真跡自無疑義了。我認爲

《論書帖》乾隆釋文

為其山不高地亦無靈為其
泉不深水亦不清為其書不
精亦無令名後來足可深感
藏真自風癘近來已四歲近
蒙薄減今亦為其顛逸全勝
往年所顛形詭異不知從何
而來常自不知身昨奉二謝
書問知山中事有也

乾隆乙亥嘉平御筆釋文



此帖是鑿空偽造之本，連個仿字都還談不上。

現在有人又提出這樣的疑問：此帖經兩宋內府至明、清、項元汴、高士奇等名鑑賞家收藏品題，一致以為是「真跡神品」，難道他們都是無識無知之輩、所定全不可信嗎？又據項元汴題跋中的意見，認為素書「合作」（得意之筆），應契合二王（羲之、獻之）法度，不知道者只「以狂稱之」，那是執一之見，應屬「失誤」的。又顧復的《平生壯觀》中也說這是素書平正的一種，應與險絕的有些兩樣，那麼，此帖面目偶與他作不類，又有什麼不可以呢？我回答是：兩宋內府所藏法書，自淳化時王著輩選刻官法帖（即《淳化閣帖》）以至大觀時趙佶命蔡京等重行上石的《太清樓前後帖》，其中所收的晉、唐偽跡就不在少數，米芾、黃伯思等人刊誤之辭，早已膾炙人口，難道還要我來張目麼？至於《宣和書畫譜》中著錄之物，如王羲之臨《鍾繇古千文》，韓滉畫《李德裕見客圖》，不看實物，亦能知其必偽，因為《千文》始於梁周興嗣次韻而成；韓滉卒時，李德裕還在童年，王、韓二家，怎能有此書辭畫題？「紹興」璽印鈐於偽跡上的所見也不在少數，如現藏故宮博物院、曾見於安岐《墨緣彙觀》等書著錄的唐顏真卿《湖州帖》（實米芾臨本）、柳公權《蒙詔帖》（即《紫絲鞞帖》的改造本）等等，就是明證。其它如項、高諸家所藏偽本，更屢見不鮮，無法一一列舉。至於項氏跋文，實為膚淺「執一」（正如他自己所說的）之談。我們也承認，一人一生的書畫作品是應當有所變化，甚至水平也可有些高下的，但變化還總有個限度，尤其一個人到中年形成自己的家數習慣之後，即使偶一變化，在筆法中總還會有些共同之點，那怕有時候僅在一篇的一部分字中流露出來。再則，即使高手書家，偶因客觀條件的限制，如紙筆工具不稱手，或則精神興會不好時，可以使作品有些